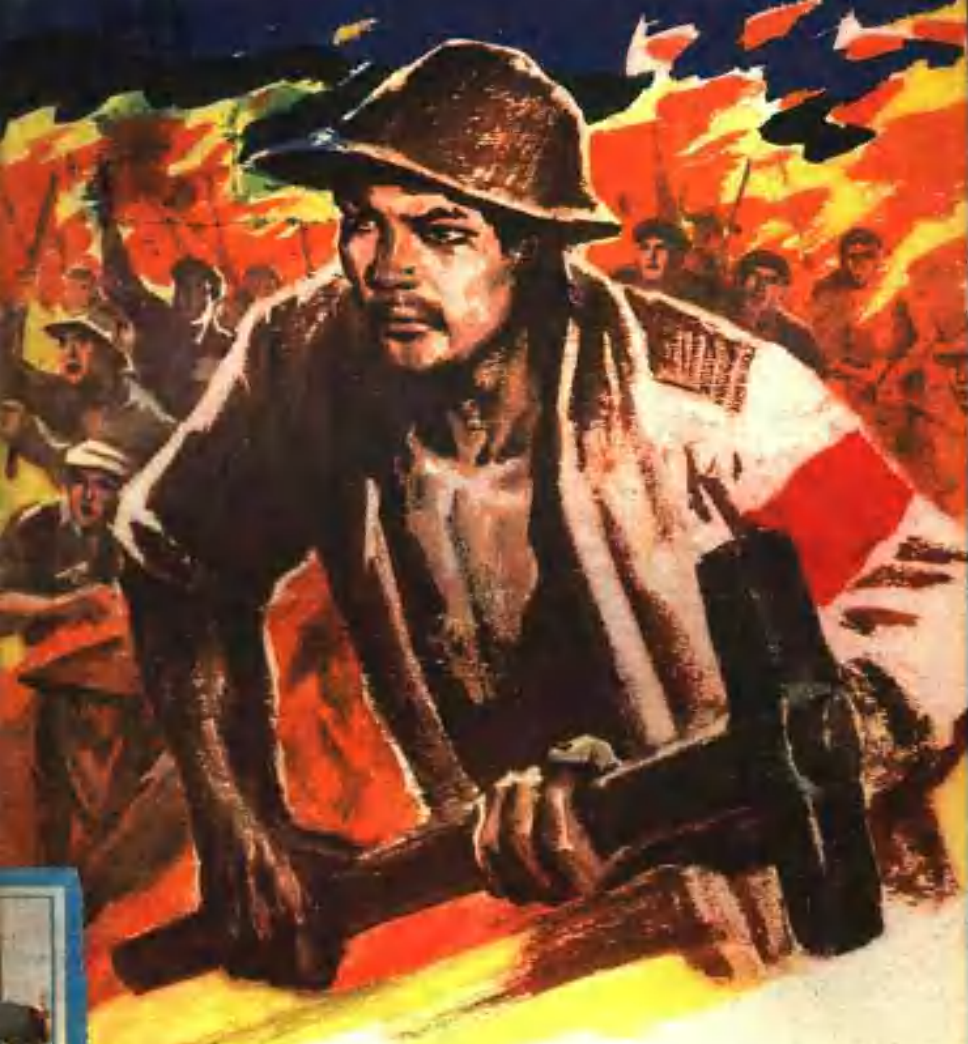




唤起工农千百万

水口山工人革命斗争故事

唤起工农千百万

水口山工人革命斗争故事

《水口山工人革命斗争故事》编写小组

湖南人民出版社

唤起工农千百万

《水口山工人革命斗争故事》编写小组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7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0册 印张：4.25

统一书号：11109·94 定价：0.34元

前 言

水口山是一座有悠久历史的矿山，以盛产铅锌而驰名中外。据史料记载，早在宋神宗（一〇六九——一〇八七年）时，我国劳动人民就发现了这里的宝藏，并进行了开采。一八九六年，清朝政府把水口山收归“官办”。

在旧中国，辛勤开采矿石的水口山工人受着沉重的剥削和压迫，政治经济地位十分低下，过着非人的生活。特别是近百年来，英、德、比、日、美、法等帝国主义分子与官僚资本家、土豪劣绅相勾结，争相把魔爪伸进水口山，工人所受的剥削压迫更加沉重了。以一九二五年为例，每吨矿砂的国际牌价是四十一元二角五分，除了原材料、设备折旧、管理费三元八角五分以外，工人仅得三角一分，资本家得一十一元六角五分，为工人所得的三十七点六倍；帝国主义得二十五元四角四分，为工人所得的八十二倍。帝、官、封互相勾结，尽情地榨取着水口山工人的血汗！苦难的劳工当牛做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在死亡线上。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水口山工人曾进行过无数次不屈不挠的自发斗争。但是，由于没有正确的领导，严密的组织，明确的斗争目标，斗争一次接一次地失败了。“黑夜茫茫盼天亮，劳工何日见太阳？”水口山工人日夜在盼望着自己的救星！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这年冬天，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衡阳建党后，强调指出，水口山工人集中，衡阳党组

织要以水口山为重点，大力开展工人运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设在衡阳的湖南第三师范、湖南第三甲种工业学校的教员张秋人、学生夏明翰、黄静源等许多党团骨干，从这年的寒假开始，先后来到水口山，创办工人识字班和工人夜校，宣传马列主义，发现与培养工人骨干。一九二二年，经毛主席领导的中共湘区委员会批准，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湖南水口山支部。

一九二二年夏，毛主席亲自来到水口山，深入工人群众，宣传革命真理，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十一月，毛主席又派蒋先云、谢怀德等同志来水口山，领导工人运动，建立党小组。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宣传、发动，工人群众很快组织起来，成立了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燃起了革命烈火。十二月，毛主席亲自审批了水口山工人罢工计划，并对这次斗争作了周密的部署。五日，震动全国的水口山工人大罢工爆发了。在罢工的关键时刻，毛主席一面领导省工团联合会代表同军阀赵恒惕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迫使伪省政府承认工人有集会、结社、罢工的自由权利；另一方面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名义，向全国发出通电，要求全国各工团大力支援水口山工人的斗争。在毛主席的关怀下，在全国各地阶级兄弟的支援下，水口山工人大罢工经过二十三天的英勇奋斗，终于取得了胜利。经过这次罢工斗争的锻炼，许多矿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三年春，毛主席亲自批准了中共湖南省水口山矿支部的建立，并派了毛泽覃等同志来水口山，巩固和发展工人运动的成果。

水口山工人的革命斗争，使矿局的反动统治摇摇欲坠，局长麒来换去，如走马灯一样，先后有周维容、赵铭鼎、刘世涛、

宾步程、邓寿荃、江中砥、黄荃、余煥东等人来矿担任局长一职，但一个个都被工人斗争的烈火烧得焦头烂额，狼狈离去。

伟大领袖毛主席很早就注意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联合。一九二三年春，毛主席派水口山工人骨干刘东生（即刘东轩）和谢怀德同志到衡山岳北，发动了十余万农民起来闹革命，成立了湖南第一个农会——岳北农工会。一九二六年，水口山党组织又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派出工人骨干分赴常宁、宝庆、醴陵、衡阳等地开展农民运动，同时在矿区附近农村建立了十八个农民协会，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热潮。

当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惨遭失败的关键时刻，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拨正了航向，挽救了革命。在毛主席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光辉思想指引下，水口山工人开展了武装斗争，先后三次夺取了矿警队的枪支，和附近农民一起组成工农红军，奔上井冈山。一九二八年五月四日，红四军成立，水口山工农武装被编入军部特务营（即警卫营），直接担任保卫毛主席的光荣任务。这年前后，水口山地区共有一千五百多人参加了工农红军。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英雄的水口山工人，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率领下，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许多同志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用鲜血谱写出一曲曲战斗的壮歌。本书记述的是水口山工人在那可歌可泣的斗争中的一些片断。由于材料收集工作正在深入，有些内容尚待调查研究（如反帝斗争），这次来不及编入，待以后修订重版时，再与读者见面吧。

目 录

窿工苦	(1)
打红饷	(8)
怒砸油米处	(13)
盼望领路人	(19)
成立俱乐部	(26)
劳工神圣	(35)
禁赌	(45)
保卫俱乐部	(54)
智斗“笑面虎”	(59)
扑不灭的烈火	(66)
恢复俱乐部	(73)
火烧官庄	(81)
威震四乡	(96)
巧袭粮子岭	(111)
夺枪上山	(116)
迎着朝阳上井冈	(123)
后记	(131)

窿 工 苦

窿工苦，苦难当，
家家户户泪汪汪。
矿窿是座活地狱，
白骨成堆血满巷。

——旧时水口山民谣

一九一二年冬，漫天飞雪，天地一片惨白。在水口山铅锌矿区一条泥泞的小路上，五个衣着褴褛的人，顶着呼号的北风，艰难地朝把头康汉林家走去。

正屋里，康汉林手捧水烟袋，坐在烧得旺旺的炭火边。这五个人进了门，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人轻轻地喊了一声“满爷”。康汉林睁开猪泡眼，见是自己手下四个窿工和附近的农民康泽和，马上明白了来意，可他不动声色，拖长声音问道：“干什么？”那人接着说：“今年又闹了旱灾，泽和家交不起租子，地被抽走了，现在就没吃的了。这孩子怪可怜的，我们替他担保，求满爷收他当个窿工，弄碗饭吃。”康汉林斜着眼，瞟了下康泽和，见泽和生得虎虎敦敦，结结实实，确实是打窿的好料子。半天，康汉林才慢吞吞地说：“我这里的饭也不是那么好吃的呀。”这时窿工们忙把带来的两只鸡和两瓶酒小心地放在康汉林的身旁。

又隔了好一阵，康汉林才说了一句：“好吧，就收下当个炮工吧。”

康汉林是只毒蝎子，康泽和明明知道自己的两个当窿工的哥哥就是死在康汉林手上。但是，为了养活年老的母亲，为了生活，康泽和又不得不走上他哥哥曾经走过的这条路：在康汉林管辖的贞吉场里当了炮工。

催命的汽笛在水口山的上空惨叫。康泽和一早就和窿工们来到贞吉场。他一手提着桐油灯，一手拿着几斤重的钢钎锤子，踏着又窄又陡的木梯下到窿底，一抬头，脑壳碰在岩石上，一下起了个血泡。他咬了咬牙，躬着背朝里走去。借着象鬼火一样的桐油灯火，他看到窿工们一个个头上包条旧澡帕，身上一丝不挂，有的趴在又陡又窄的木梯上拖矿砂，有的坐在污水烂泥中拉抽水筒，有的在悬岩陡壁上打炮眼。悬岩上光溜溜的，炮工们上面没有任何安全设施，似乎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危险。见了这情景，他不禁打了个寒颤——这就是他工作的地方。他硬着头皮爬到墙头，顺手把灯挂在石棱上，却不知从哪下手。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一个老窿工爬过来，帮他找好炮位，打了个引眼后，低声对他说：“耳朵、眼睛可要管事点啦！听见什么响声，看到什么危险迹象，就要赶快躲开，小心被砸死埋在里面啊。”康泽和感激地“嗯”了一声，拿起锤子，就猛力砸起来。好不容易挨到下工，康泽和与工友们一道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出窿外……

第二天，晨光还没透进工棚，康把头就在外面喊叫，催唤大家起来上工。康泽和翻动了一下身子，全身骨头象散了架似的，疼痛难受，两只握钢钎、锤子的手捏都捏不拢来。他咬着

牙支撑着爬起来，把澡帕往下身一围，拖着两条酸痛的腿，无精打采地上工去了。

康泽和在矿窿里熬过了十多个酷暑寒冬，终年劳累，仍不得温饱。直到他二十九岁那年，在工友们的帮助下，东拼西凑了一点钱，才与一个穷人的女儿结了婚。这时，他的母亲早已去世。结婚后，两口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不久，又添了一个孩子，给这对苦难夫妇增加了一点温暖。

月复月，年复年，恶劣的工作环境，繁重的体力劳动，终于使康泽和病倒了。他托人向康把头请假。康把头却不由分说，操起箴片，气势汹汹地直往康泽和家里走来，进屋就骂道：“偷懒装病，那还行！”掀开康泽和的被子就要拖他起床。康泽和的妻子在外面闻声赶来，忙拦着康把头说：“他确实病得厉害，从晚上咳到天亮，口吐黑痰，你就行行好，今天让他请个假吧。”康把头看见年轻的泽和妻，不怀好意地奸笑了一下，说：“不行！不上工，在家陪老婆？！铅锌矿的饭不是好吃的。老实告诉你，今天不上工，罚工三天！”康泽和气得浑身发抖，挣扎着坐起来，指着康把头的鼻子质问道：“康把头，老子跟你当了十几年牛马，如今得了这要死的病，你还不放过，你，你还有良心没有？”一个小小的窿工竟敢责问把头，这还了得？！康把头挥起箴片朝着康泽和就是一阵乱打。泽和妻子忙用身子挡住抵抗。怒骂声、哭喊声传出茅棚外，一下子引来许多工友。大家见康把头如此凶残横暴，都很气愤，纷纷为康泽和抱不平。康把头一见，众怒难犯，连忙退出门外，嘴里一边说：“好，你们等着瞧吧！”

夜深了，低矮的茅草棚里传出一阵阵咳嗽声。躺在床上的

康泽和，想到自己这两天病在床上，家里又揭不开锅了，决定明天还是上工去，妻子劝阻他：“你的病很重，去不得。”他说：“不要紧，我会注意歇气的。”他万万没想到，狠毒的康汉林正算计着要谋害他。

清晨，康泽和喝了碗野菜粥，一步一颤地向矿井走去。只见康把头双手叉腰，口里叼着根香烟，象条狼狗似的站在硐口。康泽和一脚刚踏在木梯上，康把头一把拖住他，冷笑一声：“泽和，这两天养身补体，精神养足了吧？”康泽和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转身就走。康把头又一把拖住他：“慢点，告诉你，今天你到老砂湖去给我打炮眼，听见了没有？”康泽和一听，心里一楞，一幅悲惨的情景立即闪现在眼前。前个月，七个窿工在把头的威逼下，到老砂湖去打炮眼，松石垮下来，七个人全活埋在里面。窿工们纷纷起来与把头进行斗争，要求封闭老砂湖。康把头在窿工们的压力下，只好答应老砂湖暂不开采。康泽和意识到，今天把头要他到老砂湖去，不是存心要坑害人吗？于是他拿定主意，依旧到每天做工的挡头上去。

不一会儿，康把头来到挡头面，见康泽和正低着头在那里打炮眼，猛地把推倒在地，又是箠片抽打，又是脚踢，嘴里骂道：“好啊，竟敢和老子作对，老子要你的命！”康泽和被打得遍体鳞伤，匍在地上呻吟着。工友们忙围过来，跟康把头说理：

“满爷，那里松石多，去不得啊。”

“前一向老砂湖冒了顶，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不是要他去送死吗？”

一个窿工气愤地说：“我们工人的生命真的比狗还不如？”

“什么？”康把头暴跳起来，“你们还帮他说话，好哇，你们谁个帮他去？今天如果没有人给我到老砂湖去，一律不记工。”说完，扬长而去。

工友们把康泽和从地上扶起来。康泽和恨恨地叹了一口气，心想，今天如果不到老砂湖去，就要连累其他的工友，况且家里还等米下锅啊。他忍了忍心头恨，提着钎锤朝老砂湖走去。

来到老砂湖，他朝四周望了望，找了一个靠近巷道口的地方，提心吊胆地打起炮眼来。病后虚弱的身体，加上挨了毒打，他浑身隐隐作痛，感到头晕目眩，苍白的脸上渗出颗颗豆大的汗珠，费了好大工夫，才打好一个炮眼，正准备抽出钢钎的时候，猛听得顶棚上“咔嚓”作响，呀，要掉松石了！他正要离开，一块几百斤重的松石掉了下来，砸在他的左腿上。他一下子昏死过去了。附近的工友们闻声跑过来，忙搬掉压在他腿上的岩石，只见他的左腿血肉模糊，打断的那一节只有几根筋连着。狠毒的康汉林先是站在一旁暗暗冷笑，后来竟然走上前去恶狠狠地说：“这家伙不行了，把他丢到老鸦皂山上去算了。”工友们一听，个个怒火冲顶，拳头捏得咯咯响。康把头见势不妙，慌忙走了。

康泽和被开除了。一个月以后，他的腿腐烂化脓，生了蛆。每天晚上，妻子抱着孩子一边流泪，一边给他洗伤口，捉蛆虫。为了弄点钱糊口和给丈夫治腿，她只好到离家几里路远的一户财主家帮工，清早出门，晚上回来照护丈夫和孩子。一天，她把一天的活做完，财主还逼着她舂米。等舂完米后，已经很晚了。她心里惦记着重病的丈夫和饥饿着的孩子，急急忙忙往家

里赶。突然，从路旁闯出一个人来。她抬头一看，是把头康汉林，便急忙侧身躲开。兽性发作的康汉林，一把将她抱住，拉到路旁。她拚命挣扎、反抗，但因劳累过度，终于没敌过这豺狼野兽……

康泽和见妻子这么晚还没有回来，正焦急不安，忽听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而近，“砰”地一声，房门打开，只见妻子披头散发，满脸泪痕站在门前。他连忙问：“怎么？又受财主欺负啦？”妻子呜呜咽咽，一头扑在他身上，颤抖地说：“康汉林他，他不是人。”康泽和意识到妻子受到侮辱，气得牙齿咬得咯咯响，一拳击在床板上，“这个仇迟早要报！”

已是夜半三更，泽和妻含着眼泪，用草药水给泽和洗完伤口后，又照护泽和睡下。被伤病折磨的康泽和，由于过度的气愤，倒在床上昏昏沉沉。他妻子一个人呆呆地坐在灶前，越想越伤心，蓦地站起身来，走到床前，抱起孩子，滴滴泪水落在孩子脸上。她给孩子喂完最后一口奶后，哽咽着说：“儿啊，娘再也不能给你喂奶了，你长大后，要为娘报仇啊！”她亲了亲孩子，放下，又脱了身上的烂衣，轻轻地盖在丈夫的伤腿上，看着丈夫，在心里说：“我今晚就要离开你了，望你保重，好好把孩子带大。”就抽泣着走出了茅屋，一口气跑到康家溪河边……。呜咽的河水，流淌着穷人的深仇大恨！

第二天清晨，孩子的哭声把康泽和惊醒。他一睁眼，见妻子不在，喊了一声没人应，又喊了一声，还是没人应。他支撑着坐起来，一见床头盖着妻子的衣服，知道事情不好，忙喊人帮他寻找妻子。人们从河里捞起了他妻子的尸体，抬到家里。

康泽和一见，心里象万把钢刀在扎，立即晕倒了。工友们好不容易把他叫醒，只听到他嘴里不停地喊道：“要找康汉林算账！要找康汉林算账！要康汉林偿还我一家三条人命哪！”

康泽和流着悲痛的眼泪，桩桩辛酸往事一齐涌上心头。他父亲被地主折磨死后，母亲把他三兄弟拉扯大。由于生活所迫，大哥康泽志和二哥康泽云，到水口山当了窿工。一天，大哥被康把头逼着去排哑炮，右手炸断了，胸脯也被炸烂，抬回家里，无钱医治，活活痛死了，留下四个小孩，两个女孩就送给人家当了童养媳，两个男孩沿门乞食，四处流浪，下落不明。不久，二哥又被垮下来的松石砸断了脊椎骨，瘫在床上，不到半个月就死了。今天，又是康汉林逼死了自己的妻子。这血海深仇何时能报？我们穷人何时才有出头之日啊？

妻子死后，孩子断了奶，没几天，黑暗的旧世道又吞噬了这幼小的生命。

无情的打击一个个袭来，然而康泽和这时想的不是死，而是要活下去，他在等待着穷人诉苦伸冤的一天！但是，他的伤口越来越恶化，连续发高烧，全身抽筋，昏迷不醒，来看望他的工友们都暗暗着急。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奄奄一息的康泽和躺在床上，微弱地呻吟着。他知道自己不行了，就两手颤抖着撑起上身，使尽全身力气，一头朝墙上撞去……他不愿意死，但终于还是用死的办法对旧社会提出了穷人的控诉！

此时，风狂雨暴，电闪雷鸣，天空象罩了个大黑锅。惊雷啊，炸碎这黑暗的旧世界；闪电啊，烧毁这万恶的人间地狱吧！

打 红 饷

一九一七年初夏的一个早晨，水口山雨雾迷濛，天昏地暗。许多茅棚里已经断了炊烟。这里，那里，不时传来女人和孩子的哭声。坡上，坡下，一个个衣着褴褛，面黄肌瘦的窿工，挎着破篮，蹲在地上拔野菜……

这一年，水口山痢疾流行。贫病交迫，死亡在威胁着不少的工人。

茅棚区靠西头的一间破屋内，床上躺着正在呻吟的工人刘远生。他拉了一个月的痢，断炊又已三天了。疾病和贫困把他折磨得骨瘦如柴。他两手撑起身子，想找碗水喝，可几次都撑不起来。他叹了一口气，抚摸着脚头饿得哭不出声了的孩子，想到在局长家起早摸黑做女工的老婆，绝望的念头不禁从心中升起。他从床头抓起一根绳子，就往脖子上套去。正当这时，“呀——”地一声门响，走进一个手提布袋的人来。这人生得武高武大，两道浓眉，一股英气。他就是工人称为主心骨的机械科工人杨益生。

杨益生连忙扯下绳子，责怪刘远生说：“你怎么老往绝路上想啊！”说完便从旧布袋里抓了几把米放到锅里，走到灶前升起火来。

“哎——”，刘远生摇了摇头，有气无力地说：“益生哥，你

自己的日子也很艰难啊！”

确实，杨益生家里也揭不开锅了，老婆又在拉痢疾。今天早晨，他把家里仅有的一床破棉被换了三升米，见远生家断炊几天了，便送了一些来。时世虽然这么艰难，但他总是乐观坚定，他对远生说：“人不死，粮不断。路是人走出来的。”这时，远生声气微弱，断断续续地问他：“益生，今年这红饷怎么还没有音信？这里面有鬼啊！”杨益生点了点头说：“我也这么想。要嫂子在局里多留点神。等你病好点了，大伙再合计合计。”正说着，在局长周维容家做女工的远生嫂跑进来了。她听了杨益生的话，马上说道：“上头的款早发下来了，只是又被局长、师爷们吞了。讨的讨小老婆，买的买田土，开的开铺面，早就花光了！”

原来，这两天，师爷们直往局长家里跑。昨晚上，采矿科、选矿科和运输科的几个师爷还在局长家争吵起来，远生嫂隐约听到几句，好象是讲什么东西没有分匀。她想起今年的红饷连没听到讲，觉得里面有鬼：“工人的血汗钱又被这伙吸血鬼吞掉了！”她恨不过，借口回家看丈夫，特意来报告这个消息。

杨益生一听，肺都气炸了，嘴里迸出两个字：“好哇！”

杨益生胆大不怕死，好打不平，为人慷慨，在阶级兄弟困难的时候，经常解囊相助，在工人中威望很高，局长、师爷都怕他几分。

现在，他怒气冲天，匆匆地往他的好友、同科工人王芳才家奔去，心里暗暗地发誓：“不打下这笔红饷，我杨益生不是人养的！”

这红饷是怎么回事？原来水口山铅锌矿每年赚钱不少，而矿工收入却很低，伪省政府为了笼络人心，每年从总收入中抽出很少部分按“工七职三”分给矿工和职员。这钱就叫红饷。可历年红饷一下来，就变成了“工三职七”，到后来，工人的这三份也被局长、师爷们吞了。这一年矿砂出的特别多，按理，矿工的红饷也应该多。那晓得，局长周维容与几个心腹师爷一商量，便把这笔款瓜分了。杨益生一路找了几个“闯祸不怕灾大”的工人到王芳才家，把这件事告诉他们，大家气得咬牙切齿，齐声吼道：“打！”

这一天的后半夜，月亮快要下山了。江村坳山窝里的大蜡树下聚集了两百多名矿工。月光下，杨益生一手叉腰，一手提着一只雄鸡，站在一方大石头上。王芳才捧着一只坛子站在他的旁边。当杨益生把局长师爷私吞红饷，穷奢极欲的事一说，人群中马上响起了一片怒骂声。

这时，一条黑影闪进了人群。杨益生没有发现，他挥了挥手，大声地问道：“工友们！这是我们的血汗钱，活命钱，我们能不要吗？”

“要！”两百多矿工齐声怒吼，撼山震地！

“嚓”地一声，杨益生斩断鸡头，殷红的鸡血流进坛子。他接过坛子，举过头顶，领头发誓：“我等为求活命，捆成把子，大闹红饷，即使尖刀剐心，血染矿山，决不反悔。青天在上，血酒为证。”说完，捧着坛子，“咕嘟”一口，然后抹了抹嘴说：“不怕死的都来喝它！”只见酒坛从这个手里很快地传到那个手里……